

魯迅

1881-1936

影集



1
0
X
0
N

鲁迅

影集

黄乔生 编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鲁迅影集 / 黄乔生编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ISBN 978-7-02-012234-9

I. ①鲁… II. ①黄… III. ①鲁迅 (1881—1936) —生平事迹—摄影集 IV. ①K825.6-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02607 号

责任编辑 王一珂

美术编辑 刘 静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千鹤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70 千字

开 本 889 毫米 × 1240 毫米 1/12

印 张 20.5 插页 2

印 数 1—3000

版 次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234-9

定 价 16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橫眉冷對千夫指

俯首甘為孺子牛

魯迅，以一八八一年

看文字的水平程度

十三歲，但進塾後

因為沒有錢，就

在糊糊糊，我

但我又變計，以

論文，設法

但功教，改年在

但信與革命軍的

即辦事，由

魯迅的軍名

因為評論，

要建補我，

大學做了

又得半年，

未

國民黨在

六年以後

我的

中國小說史

好開的一個大家秘密。

生于浙江之紹興城內。父親是秀才，母親姓魯，鄉下人。她自幼到

家裏原有祖遺的田五十畝。但在父親死後，已耗盡了。這時大約

用了三年多的中國書。

不用學塾的學校，于是到南京，住了半年，因為

在糊糊糊，我

但我又變計，以

論文，設法

但功教，改年在

但信與革命軍的

即辦事，由

魯迅的軍名

因為評論，

要建補我，

大學做了

又得半年，

未

國民黨在

六年以後

我的

中國小說史

我的

中國小說史

中國小說史

中國小說史

中國小說史

中國小說史

中國小說史

前言

照相术的发明，使人的真实形象得以保存流传。在此之前，官府追捕逃犯，要“画影图形”，张贴通衢；无论画得与本人多么相像，也难以达到照片那样逼真。中国古代的人物画像，不重素描功夫，哲人文豪、帝王将相，各有模式，千人一面，难以分辨。日文里的照相用“写真”两个汉字表达，但照相也会有走样和失真的时候。有一回，鲁迅的一位日本朋友写信给他，说在报纸上看到他的“写真”，形容瘦削，不像他本人。鲁迅回信调侃道：他本人的形象没有这么枯槁，可能是照相机枯槁了吧。这也提醒我们，照相机反映出来的人物形象，其真实性或有可疑之处。

鲁迅生活所处的十九世纪末期至二十世纪前期，正好是照相术进入中国并逐渐发达的时代。尽管鲁迅并不十分热衷照相，但他一生也留下了不少照片。照片提供的直观人物形象，是一个人的档案性材料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研究鲁迅，应该将这部分材料收集完备，确定拍摄日期，梳理来龙去脉。文物出版社一九七七年出版了《鲁迅》影集，收录鲁迅一百一十四张照片。但实际上，鲁迅存世的照片数量并没有那么多，这本影集中有些照片是将合影中的鲁迅裁切出后局部放大的。从那时到今天，又有一些鲁迅照片陆续被发现。

文物出版社《鲁迅》影集的编后记中有这样一段话：“鲁迅生前照片的数量已不能确考，从有关记载看，最早的一张要算一九〇二年四月摄于东京弘文学院入学照片（现在尚未找到），……最迟的摄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八日……其间几经战火，保存下来十分不易。现在本书发表的照片，极大部分是许广平同志生前珍藏的，一部分是北京鲁迅博物馆、上海鲁迅纪念馆、绍兴鲁迅纪念馆和其他单位历年征集所得，个别照片则是鲁迅生前友好以及外国朋友保存的。这并不是全部。

有的照片至今尚未找到，前面提到的弘文学院入学照片就是一例。”该书还列举出几个线索：一、一九一六年正月“五日 雨雪。赴部办事，午后茶话会并摄影”。二、同月“十三日 晴。……下午开通俗教育会员新年茶话会，摄影而散”。三、一九二三年四月“八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丸山、细井二君来，摄一景而去”。四、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三日 星期。……午后梁匡平等来，邀至大观园饮茗，又同往世界语会，出至宝光照相”。五、同年三月“一日。……午中山大学开学典礼，演说十分钟，下午照相”。六、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五日，鲁迅致李霁野信中有一段话：“投稿于《莽原》之饶超华君，（前回寄回的照相中，坐在我和伏园之间的就是他。）回家路经汕头，被捕，现在似乎已经释出。”许多年过去了，上述照相，除了通俗教育会员新年茶话会合影已经发现外，其余仍未显影。

由于时代的局限，文物出版社的《鲁迅》影集也存在一些问题。最突出者，如该书编后记中所说：“个别照片有所剪裁。”这是指把所谓政治上有问题的人从画面上抹掉。全书有八张照片被剪去或抹掉了某些合照者。如第七十八幅鲁迅、宋庆龄、蔡元培、萧伯纳、林语堂、伊罗生、史沫特莱等七人的合照，1933年2月17日摄于宋庆龄寓所（孙中山故居）前。鲁迅当天日记记载：“午后汽车赉蔡先生信来，即乘车赴宋庆龄夫人宅午餐，同席为萧伯纳、伊、斯沫特列女士，杨杏佛、林语堂、蔡先生、孙夫人，共七人，饭毕照相二枚。同萧、蔡、林往笔社，约二十分钟后复回孙宅。介绍木村毅君于萧。傍晚归。”其中的一枚是七人合影，另一枚是鲁迅、蔡元培、萧伯纳三人合影（照了两张）。因为杨杏佛不在照片中，有人就认为他是拍摄者。1951年9月，为纪念鲁迅诞辰七十周年，上海《文艺新地》第一卷第八期刊出了这张照片，但照片上只剩下五个人，林语堂和伊罗生均被涂去。此后全国各地报刊刊出的这张合影，都是“五人照”，如1956年10月15日出版的《文艺报》第十九号、10月16日出版的《萌芽》第十八号、人民美术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鲁迅图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5月出版的《鲁迅图片集》等等。据参与文物出版社《鲁迅》影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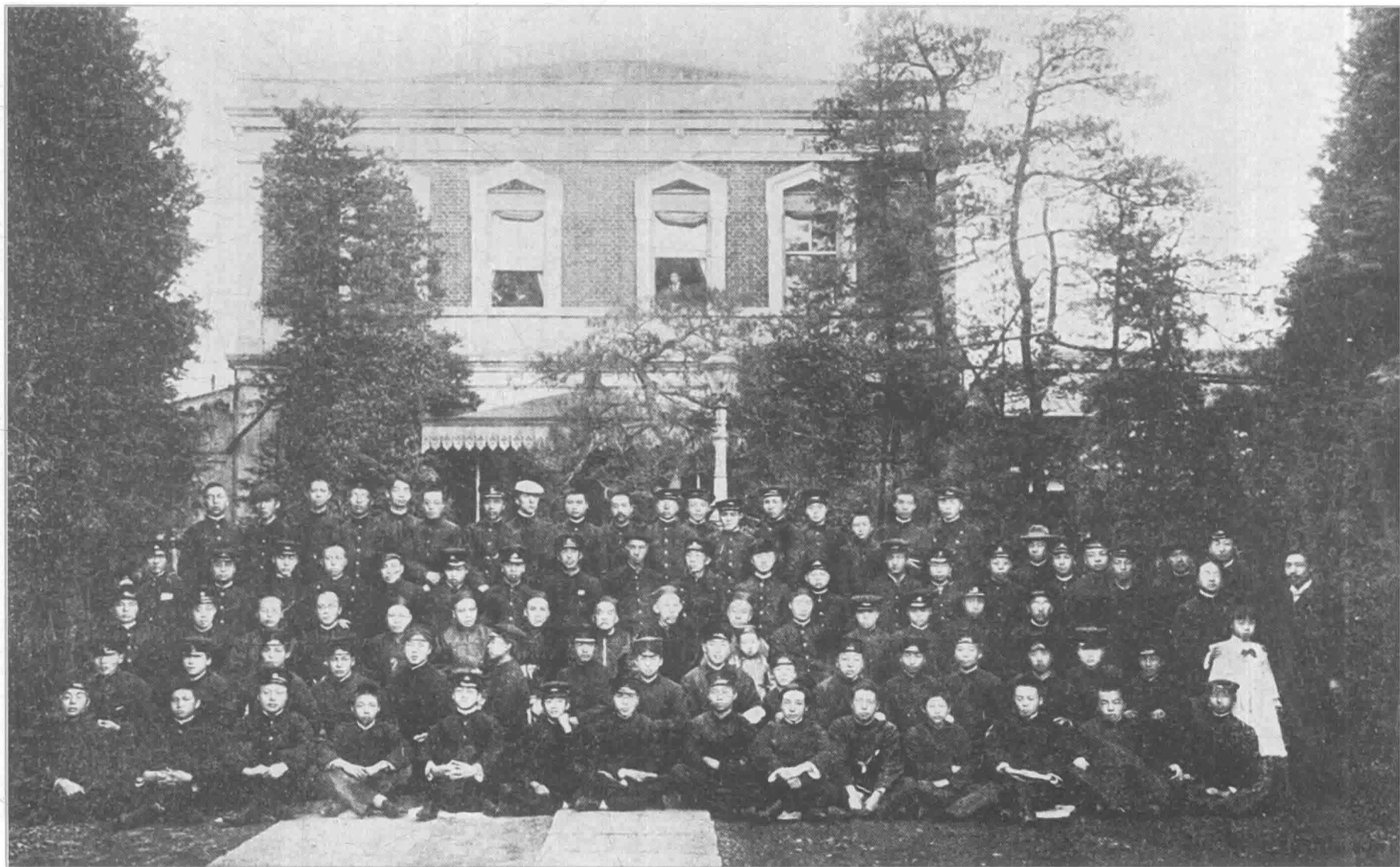
编辑的周海婴、裘沙在《一部在逆境中诞生的文献》一文中说，他们知道这张照片上原本有七人后，四处寻找。许广平珍藏的四本鲁迅照相册中没有，上海蔡粹盎女士保存的蔡元培遗物中也没有，上海宋庆龄故居、北京鲁迅博物馆、上海鲁迅纪念馆、绍兴鲁迅纪念馆的馆藏和展览中，也都仅有五人合影照。甚至在被人们认为是摄影者的杨杏佛的后人那里也没有找到原照。最后，从一位藏书家收藏的图书中找到一张图片做了翻拍。但其时《鲁迅》影集已经出版了。宋庆龄逝世后，1981年5月29日，新华社刊发的一组照片中有一张就是“七人照”。该社配发的说明文字是：“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七日，宋庆龄在家里宴请英国文豪萧伯纳等，并合影留念。前排左起：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后排左起萧伯纳、宋庆龄、美国记者伊罗生、中国现代散文家林语堂。”后来有人考证，这张照片的拍摄者并非杨杏佛，而是当时《上海晨报》的摄影记者毛松友。

曾与鲁迅出现在同一个画面的人中，林语堂是最倒霉的一位。同鲁迅的三张合影，他均被涂去。其他被涂掉的人物还有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李济和曾是鲁迅的学生、后来担任国民政府地方官员的孙福熙。此类涂抹不仅出现于《鲁迅》影集，那个时代出版的很多书籍都采用了这样的做法。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有时甚至还使用了现在颇为流行的PS手段，将合影中的人物重新组合，让没有与鲁迅单独合影的人有了合影；如有些出版物将文艺漫谈会十几个人合影中并肩而坐的鲁迅和郁达夫挖出来单独洗印，等等。

此外，该书有些照片的说明存在时代错乱、人物混淆的现象。直至今日，鲁迅照片使用中还存在着诸如说明文字不准确甚至错误等问题。

照片显示的人的身体语言、合影者之间的关系，将鲁迅的某些真实呈现给世人，让观者从中体察鲁迅的内心，认识他的社会关系，有利于去除神化或丑化鲁迅形象造成的偏见的迷雾。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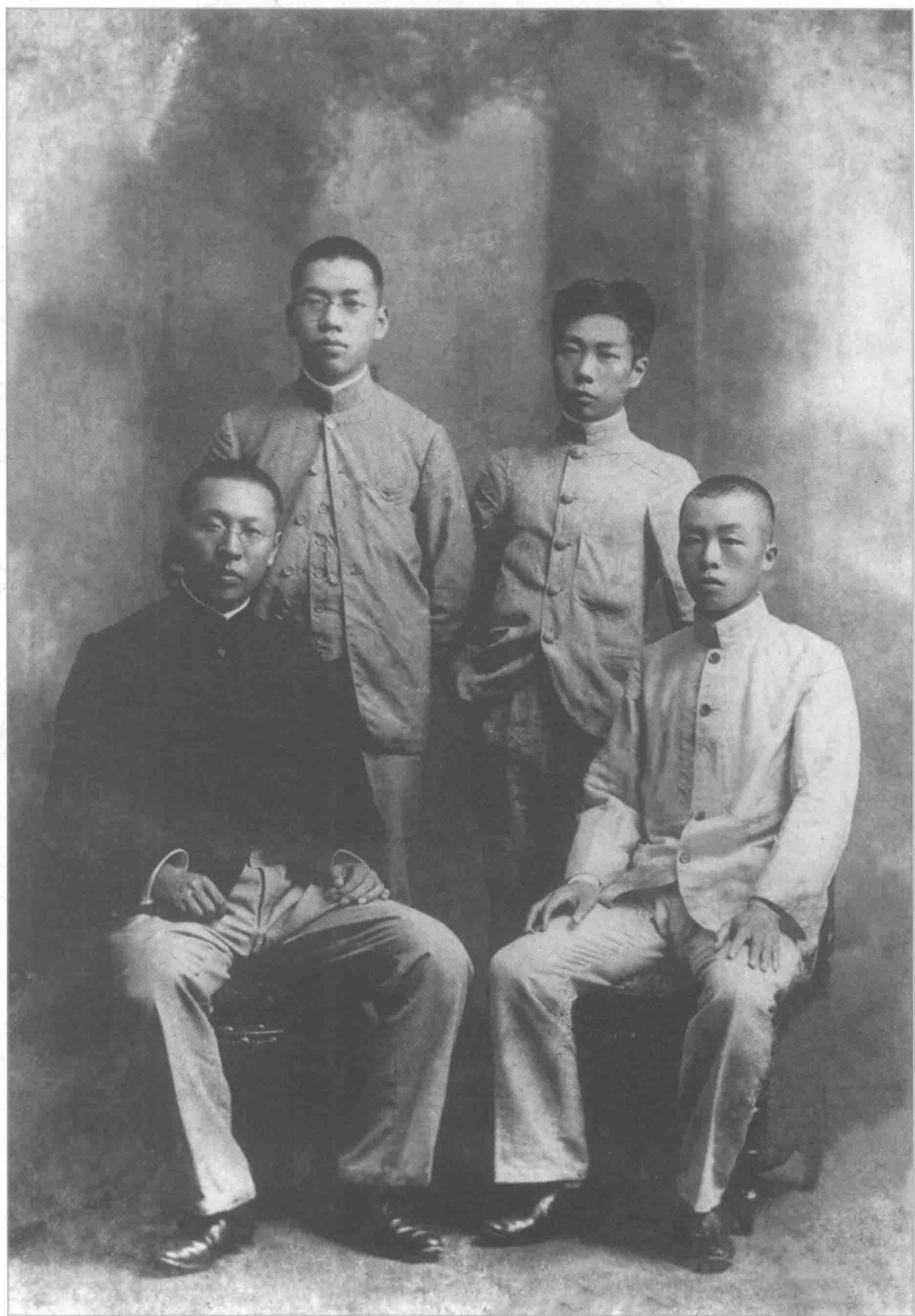
一九〇二年秋，留日浙江同乡会摄于东京。四排左起第十四人为鲁迅。



一九〇三年三月，剪辮后的魯迅攝于東京。



一九〇三年,鲁迅与绍兴籍留日学生摄于东京。左起:邵文镕、许寿裳、
鲁迅、陈仪。



一九〇四年，鲁迅在日本弘文学院的毕业照。